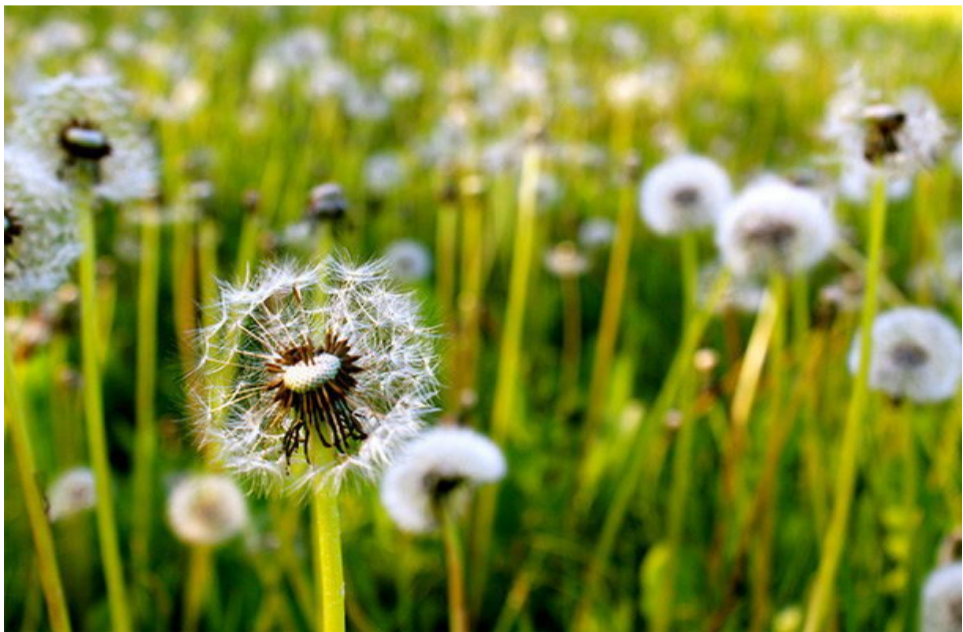


兴安蒲公英

□ 朱明东

林子大了，蒲公英就有了安乐窝。大兴安岭人习惯把蒲公英叫婆婆丁。婆婆丁冒芽时茎很短，一圈嫩叶几乎贴着泥土向外伸展。那嫩叶长得细，窄窄的边缘形若锯齿，又如起伏的波浪。似乎一出生，蒲公英就承载着托岭举木的心志。那几年春，母亲总会领我到附近的山上挖蒲公英。那时，坡上坡下，林里林外，到处生长着可爱的蒲公英。我年少贪玩，蒲公英挖得不专注，往往还没挖上几棵蒲公英，母亲的小筐却装满了。母亲是不攀我挖蒲公英的。在春意渐浓的日子里，她像勤劳的蜜蜂，为全家人酿造无尽的甘甜。

蒲公英食之微苦，咀嚼中带着一丝甜，依如那时淳朴的生活。春风浮动，蒲公英蓄势待发。施工连队进驻黑龙江大兴安岭深处没几天，帐篷周围就长满了蒲公英。连长喊我：“小秀才，你先别急着实习，赶紧跟老张挖几天婆婆丁。”老张是连队食堂管理员，这几天挖了好些蒲公英。连队单调的餐桌上，除猫了冬的土豆和大白菜外，多了份能蘸鸡蛋酱下饭的蒲公英。见我有些不愿意，连长又道：“婆婆丁败火，根儿苦叶儿甜。”我说：“还开花呢，根儿苦花儿香。”说完，我俩都哈哈大笑。想必连长也想起了电影《苦菜花》里的台词。可蒲公英离开花还有些天呢。我的加盟，使老张挖蒲公英的劲头更足了。起初几天，我俩都收获满满。可挖着挖着，我就有了懈怠。我是来实习的又不是打杂的，啥时摸方向盘啊？我不耐烦地站起身，掸了掸膝盖上的土问：“够了吧？”老张不吭声，蹲



大兴安岭的山脉，是纯净的巍峨，纯净的翠绿，纯净的厚重，纯净的磅礴。纯净，永远是大兴安岭的主题！风来时，大兴安岭是动感的翠玉；云来时，大兴安岭是迷人的锦屏；雨来时，大兴安岭是水晶帘遮挡的琼苑；虹出时，大兴安岭是迷人的仙境。

大兴安岭的天空，你知道有多蓝？望一眼，就会让你沉醉不已。洁白的云朵，就像片片纱绢，不断擦拭着天空，那样轻，那样柔，擦得天空一尘不染，擦得天空似水洗的碧蓝。

大兴安岭的空气，无比清新。大自然的酿造，让大兴安岭的空气变成了另一种酒，这种酒在别处买不到，在这里却可以尽情享受。在大兴安岭，不用谈空气质量，这个天然纯净的大氧吧，永远是人们心中最美的神圣。

杜鹃花、金莲花、芍药花……千百种花卉，何用人工培育，茁壮茂盛，如玉似箔，灿烂清新。山蘑菇、高梁果、偃松塔、稠李子……数百种山

纯净的大兴安岭

□ 顾玉军

珍，何须施肥，奇香馥郁，延年益寿。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大山无私的赐予。

大兴安岭有壑就有泉。那沟壑流出的叮咚清泉，是大山最美妙的弹奏，是山里人最爱听的乐曲。泉水纯净透明，一眼就能看见水下的粒粒金沙，看见蕴含的美丽。那丰富的矿物质，那甘甜的美感，城里的矿泉水怎能相比？

率直的百姓，朴素的风情，就像从未被污染的大兴安岭。透明的心、透明的情、透明的语言、透明的笑容……就像纯净的大山、纯净的泉水、纯净的山花、纯净的风……

小小环滁之山，竟把欧阳修喜得如醉如痴。若把那几粒小山丘抛进大兴安岭，恐怕如沙石沉海，难觅踪影。大兴安岭之美，谁可匹敌？哪一块请到都市不成名胜？四海游人哪个会不为之叹为观止，哪个会不为之倾倒折服！

哦，大兴安岭，世上最纯净、最美丽的地方，除了你，还能让我更爱谁呢？

着地上边挪动着身子，边挖蒲公英。我把挖蒲公英的刀片丢到篮子里，往手中吐了两口吐沫，“蹭蹭”几下爬到一旁的树上。可这树早已干枯，僵身硬躯装不朽。我踩着树杈站直身，正想来个手搭凉棚眺望远方状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树杈断了。我“啊”字刚喊出，人就摔了下来。树下的老张反应够快的，他敏捷地伸出双手，用力接住了我。可那树杈却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右脚上……

多亏老张奋不顾身相助，否则，真不知自己被摔成啥模样。每每想来，除了心有余悸外，满腹都是感动。老张救了我，他却一瘸一拐近半年。那段时间，老张经常把蒲公英捣碎，覆在脚上佐以疗伤。蒲公英亦甘亦寒，清热解毒，缓解了老张的疼痛，也减轻了我的思想压力。祖父生前说，别看婆婆丁不起眼，那《本草纲目》里可有它的说道呢。祖父还说，婆婆丁药物作用大得很，不仅咱们汉族人稀罕，就连少数民族的人都把它当成宝贝。我和老张采来的蒲公英，除了给连队职工蘸酱和炒肉吃外，还把它们晾晒成干，在三伏天拿出来给大家泡茶喝。连长夸我：“小秀才用干婆婆丁沏的茶比咖啡都好喝。”

不到一个月，蒲公英的茎高了，叶儿也长了。在它的上面悄悄开出几枝金灿灿的小花。这是何等的小花啊，叶间还存着淡淡的苦，花蕊却散出甜甜的香。苦尽甘来的小花，在葱葱郁郁的世界里正如绽放。夏风穿林而过，它轻轻摇摆，远近近瞧惹人怜爱。我俯下身细细欣赏，为它默默祝福。我感知蒲公英生长的艰

辛，风摧雨残中伶仃独步，载载寂寞里无可回程。倘若厄运来临，除了横遭践踏还将若何？老张说，婆婆丁花儿可以腌泡着吃，也可以酿酒。我说，可别糟践它了，那弱小的花儿你怎能忍心？连队生活艰苦，蒲公英尤显可贵。在难忘的实习之余，我挖的蒲公英最多。也就是那时，我真正体验到建设大兴安岭的自豪，也切身体味到连队大熔炉里的温暖。

蒲公英花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花儿。它不事张扬，把最朴素的美献给了丰饶的群岭和茂盛的森林。芳菲尽酒处，它仰无私俯无愧，调和了千林万木，慰藉了无边芳草。那年，来自南方的100多名如花女知青，在大兴安岭深处扎根落户。她们满怀壮志组建女子架桥连，战冰雪斗严寒，劈岭凿石，趟河打桩，克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，硬是架起大大小小数十座坚固的桥梁。而她们，则被称赞为兴安岭上的“铁姑娘”。当年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记者马克斯韦尔来大兴安岭，惊愕之余，拍摄下了那幅“铁姑娘”们在25米高的龙门架上作业的经典照片。“铁姑娘”们吃苦耐劳，作风优良，为开发建设大兴安岭屡建奇功。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骄傲地夸赞她们是“不穿军装的解放军”。

一旦长在深山处，就植根大岭间。大兴安岭的春天来得比较晚。都到了5月，树木还是一副苍凉的样子。可就在这时，“铁姑娘”们欣喜地发现林间有新绿正星星点点破土发芽。午休时，“铁姑娘”们欢快地跑入林间，兴奋地挖着这些可入食能解馋的蒲公英。在她们永不褪色的记忆中，大兴安岭的蒲公英格外的香。蒲公英开花后，“铁姑娘”把它们采来插入瓶中，让阵阵幽香在营房内萦绕。望着绽放的小花，“铁姑娘”们的目光除了坚定，更多的是憧憬；望着绽放的小花，“铁姑娘”们的面颊除了娇羞，还有灿烂的笑。去年的一天，我造访女子架桥连营房旧址。营房早已人去屋空，四下杂草丛生。艰苦岁月宣告终结，红火的劳动场景淡出发展的视线。味有甘苦，运同天地。黑龙江大兴安岭从20世纪60年代开发建设到现在，一个甲子快过去了。近60年，大兴安岭从千年沉寂到蓬勃兴盛，不仅为共和国贡献了巨大的物质能量，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儿女。当苍鹰从高空掠过，我仿佛听到了“铁姑娘”们那渐行渐远的清脆的歌声，我的心情一下轻松起来。

叶儿绿，花儿黄，林间有蜂采蜜忙。我放轻脚步向林间走去。我知道在我的前方，除了欣欣的林木，还有俏姿勃发的蒲公英。它们要破土，要生长，更要开花。那花儿金黄金黄的，远远就能嗅到它淡雅绵长的香。这香，真真的透着大兴安岭人不灭的精气神！

心中的白杨树

□ 章建文

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总少不了白杨婆婆的树影，随风摇曳。

我的家乡在大兴安岭南麓的一个小镇。从小见到最多的树，就是那一排排、一簇簇高大挺立的白杨树。它是故乡的树，也是我心中的树。

白杨树在北方是很普通的树种，它不讲究生存条件，只要有土壤，它就能生长；它不追求雨水，不贪恋阳光，哪怕是干枯的沙土地，只要给它一点水，白杨树的一截枝条就会生根、抽芽，撑起一片绿色，挺拔向上。

白杨树具有极强的生命力，不仅耐旱、耐寒，而且生长速度很快，3、5年就可成材。它们很少落单，总是3、5棵一起生根在门院旁，或者几十棵一起长在河滩上，又或者数百棵密密麻麻长在山顶上、田地旁。

夏季，白杨树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，最是迷人。此时的树干摸上去手感很好，表皮光滑滑亮，富有弹性，顺着树身上下摩挲，没有一个疤疤，每一棵都那么挺拔通直，蓬勃盎然，如青春少年；树枝就像伸展开的臂膀，用力挽在一起，撑起了一把把遮阳伞，把火辣辣的太阳挡在身体之外；叶子就像一把小蒲扇，均匀地分布在枝条上，阵风拂过，树叶飒飒作响，灰白的叶背翻动跳跃，闪烁着银色光芒，亮得刺眼。

炽热的太阳下，白杨树迎着一波一波的热浪，挺直了强健的身躯，伸展开壮实的臂膀，向着更高、更宽的方向拓展自己生存的空间，遮挡起浓浓密密的绿荫，为劳作的人们带来丝丝的凉爽，深情而又执着。在孩子们眼里，那浓密的树冠，就像一把巨大的筛子，把阳光筛碎，漏下点点斑驳的梦幻。我们就在树下玩耍，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高高的白杨树，见证着我们的快乐，

也陪伴着我们的成长。我们曾在树下高声朗诵矛盾的《白杨礼赞》，也曾摇头晃脑地吟诵“风里麦苗连地起，雨中杨树带烟垂”“春风不暖白杨树，吹却絮云多少，排成路……”

四季轮回，白杨树不矫情不做作，深爱着脚下的土地，扎根一方，顽强生长。它们没有婆婆的姿态，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。但它们正如茅盾在《白杨礼赞》中赞颂的那般：“它伟岸，正直，朴质，严肃，也不缺乏温和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，它是树中的伟丈夫！”在我眼里，每一棵白杨树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北方汉子。

白杨树，用它挺拔的姿态，伟岸的身躯，演绎着旺盛的生命，诠释着向上的力量，并与我们忠实守望，彼此陪伴。它们既生长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，也生长在我们情感中，生长在我們的心里。

或许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生长着一棵不同的树。因为心中有树，才会给人以生生不息的希望，给人以不惧风雨的鼓励，因为心中有树，情感才有了依靠，乡愁才有了寄托。

我心中的树，是白杨树。不管它的树干长多高，树枝伸多远，根须都会抓紧那片土地，牢牢地留住我的血脉，留住我的深情。

啊！白杨树，我心中的树！



岁月的吟唱

——难忘林区的冬春夏秋

□ 杨敬民

冬

我难忘林区的冬天，
 满山满岭银装素裹可真耀眼。
 冰雪封盖住冻裂的大地，
 晨雾笼罩沟塘妙曼升白烟。
 隆冬是采伐的黄金季节，
 驾驶拖拉机早早上山。
 开门出去寒风像刀子一样割脸，
 零下几十度气温瞬间就变成圣诞老人，
 只是红缨帽不如狗皮帽保暖。
 紧紧腰中的草绳向机库急行，
 屋顶上的鸟雀笑我步履蹒跚。
 当时的机库就是一项破旧的帐篷，
 机库门是板皮夹着粗糙的毛毡。
 我拎着满满一桶热水，
 登上近一米高的保险杠，
 举过肩对准水箱注水口将水箱加满。
 别小看这简单的动作，
 没有臂力当不了拖拉机驾驶员。
 猛拉引绳让机器加速飞驰，
 刹那间，
 马达声冲帐篷带着我的兴奋飞跃远山。
 拖拉机是我听话的伙伴，
 就像骑士摆弄手中的缰绳我推拉着方向杆，
 哗哗的履带声惊醒了雪巢中熟睡的飞龙，
 扑翅翅山鸡也跟着飞蹿。
 哎呦，
 右腿烤得发热，
 左腿膝盖犹寒。
 选好位置停住车，
 我站在拖拉机搭载板，
 就像链球运动员，
 舞动手中的捆木索，
 捆木索便飞向我要捆的树头旁边。

当手中的捆木索全部甩出去，
 其实没有经验找不到捆木索入雪的地方。
 这时我再用力拖着主绳，
 在没膝深的大雪中奋力跋涉，
 用主绳把所有的捆木索串连。
 这项工作说起来轻松简单，
 其实要费很大力气多次周折往返。
 山林里虽然零下二三十摄氏度，
 但我早已汗水淋漓吁吁气喘。
 我甩掉狗皮帽子，
 满头的热气立即凝成了雪白的雾霜。
 不过我从来不感冒，
 从没听说过什么是“三高”什么是失眠。
 我用白雪蹭掉帆布手套上的油污，
 钻进驾驶室启动绞盘机，
 把拴好的树头全部聚集到搭载板上，
 集好的原条成散状排列起来。
 我欣赏着我的成果，
 心中流淌出欢快的歌儿。
 加大油门开足马力，
 拖拉机雄赳赳向山下奔去，
 盘算着今天运多少立方米才能创高产。

春

我难忘林区的春天，
 姗姗来迟却将道路融化得泥泞不堪。
 白天融化晚上封冻与残冬打着拉锯战，
 春雷震落了屋檐上的冰凌似碎玉溅落地面。
 啊，山丁子开花了我想起了家乡的梨花，
 啊，稠李子开花了更加娇艳，
 团团粉白点缀在广阔的田野，
 不停地指指看看。
 那时节，
 记得驾驶拖拉机翻过局址西山，
 松涛阵阵吟唱历史的画卷，

仔细聆听似有拓跋氏迁徙时的呼喊。
 惊叹大自然的神奇我叩问兴安，
 惊叹美丽的兴安岭我崇拜自然。
 情不自禁在花海中徜徉，
 哪管“草爬子”将裤脚衣衫沾满。
 也不怕什么森林脑炎。
 记得有一年春天，
 怎么也忘不了扑灭山火之后，
 喝一茶缸小米粥那个舒坦，
 啃一口卜留菜咸菜疙瘩，
 那个可口那个满足难以言表。
 身在林海深爱绿色，
 青山常在永续利用是我的期盼。

夏

我难忘林区的夏天，
 阳光下一朵云彩就能落一阵雨点。
 尽管脱掉厚裤穿单裤就那么十几天，
 尽管中午姑娘们才能穿几小时的花裙衫，
 可三伏天也能听知了合唱，
 我猜想它们也有它们的“小泽泽尔”指挥，
 否则怎会那么整齐那么时高时低时快时缓。
 短暂的夏天让人流连。
 曾记得，
 小河流潺潺细鳞鱼苗成群成团，
 五彩鸳鸯悠闲拨波吻颈交谈。
 忽见林茶间丝带缠绕，
 那是工队伙房飘出开餐的炊烟。
 戴着手套端着玉米饼豆芽汤，
 双层线手套也防不住瞎眼的刁钻。

秋

我难忘林区的秋天，
 天空真高真远清澈蔚蓝，
 云彩真美真白变幻舒卷。
 就像牧民转场放牧，
 工队搬家做准备作业习惯而自然。
 搭宿舍、搭伙房、搭车库……
 建装车场、立架杆、修简易公路……
 根据工作量可精确掌握各种材料消耗，
 这就是小工队的算、管、干。
 看一帐帐篷顶上飘出的轻烟，
 就如帐篷里的温度和烧炉工的勤懒，
 这就是小工队的细、实、严。
 忙碌中笃棉熟了，
 晶莹纯兰还挂着白霜惹人垂涎。
 不要斯文，
 捧起来大口吞吐吧，
 解馋解渴没有一点儿污染。
 如今加工成蓝莓饮料，
 我相信胜过所有饮料矿泉。
 路旁摘一串“托盘”放在口中，
 方知世界上无论什么水果也无此清纯甘甜。
 遇见一株蘑菇就会找到一大圈，
 小鸡炖蘑菇加粉条能多吃两碗高粱米饭。
 至今想起还是满口生津不禁馋嘴。
 秋天，
 苍鹰在天际盘旋斜晒着草丛树冠，
 松鼠背着大尾巴忙碌地咀嚼松果，
 雪兔灵动机警跳跃腾闪，
 黑熊为保护领地摇摇摆摆例行巡山。
 和谐大自然适者生存因时而序，
 植物链、生物链，万物争繁，
 团团粉白点缀在广阔的田野，
 秋去冬来飘飘洒洒又一场大雪覆盖群山。
 难忘林区过去的岁月，
 祝愿林区今天科学发展前景灿烂。